

十五貫

• 粵劇 •

朱素臣原著

粵劇“十五貫”改編小組根據
浙江省蘇崑劇團整理本改編



广东省、广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“十五貫”

開肉店的尤葫蘆，平日最好開玩笑。有一日在大姨外借了十五貫錢，約定老友秦古心明早一同去買豬。

晚上回家，义女苏戌娟問起十五貫錢來歷，尤葫蘆誑她說，已將她賣与王員外作陪嫁丫頭，得身价銀十五貫。戌娟不察，信以為真，她不甘為奴，乘尤葫蘆熟睡之時，連夜赶往臬橋鎮媽處躲避。

賭徒婁阿鼠，該晚賭輸歸來，經過尤家，看見灯火未熄，入去拟想向尤除几斤豬肉。入門后看見尤睡在床上，戌娟不在家，又看見床上錢袋，頓起偷盜之心。阿鼠偷錢袋驚醒尤葫蘆，尤起抓鼠大喊有賊，扭打中阿鼠用肉刀將尤殺死，偷了十五貫錢逃去。

天明時，秦古心來找尤一同去買豬，發現尤被殺，十五貫錢被盜走，戌娟又不在家。他叫來了尤家鄰人，此時阿鼠也混在鄰人之中探听消息，大家商議，決定分頭報官和去找戌娟。

戌娟往臬橋，途中迷路，問路于客商熊友蘭，蘭因同路，即為指引同行。正于此時，秦古心与鄰人赶到，見娟与一男子同行，一搜熊友蘭身上正好也帶有十五貫錢，阿鼠趁机誣娟殺父盜財，与漢子私奔，差役趕來，不容分說，將蘭、娟鎖去。

无錫知縣过于執，憑主觀推測斷事，濫用刑罰，將熊友蘭、苏戌娟屈打成招，判成死罪，听候处斬。

監斬官苏州知府况鍾，監斬時察知熊友蘭、苏戌娟的冤枉，經過許多思想斗争，決定為他們伸冤，深夜往見上級

——巡撫周岑，極力請求重審此案，經過一番力爭，才得周岑允諾准予重審。

況鍾親往無錫現場查勘，當場發現了許多線索，經過分析，覺得婁阿鼠嫌疑很大。此時，阿鼠聞知況鍾親來查勘，恐事敗露，避往鄉間。況鍾假扮占卦先生，在城隍廟遇見阿鼠，从占卦中套出阿鼠殺害尤葫蘆真情。經過審訊，案情大白，精明能干的況鍾終於平反了熊友蘭、苏戍娟的冤獄。

劇 中 人 物

况 鍾	中 軍
过于执	禁 子
周 岑	夜巡官
婁阿鼠	夏總甲
熊友蘭	差 役若干名
苏戌娟	鄰 人若干名
尤葫蘆	劊子手若干名
秦古心	旗 牌若干名
門 子	

目 錄

第一場	鼠	禍		1
第二場	受	嫌		6
第三場	被	冤		9
第四場	判	斬		15
第五場	見	都		22
第六場	疑	鼠		28
第七場	訪	鼠		35
第八場	審	鼠		43

第一場 鼠 禍

時：黃昏后。

地：尤家肉店。

人：尤葫蘆、苏戌娟、秦古心、婁阿鼠、鄰人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〔落更鑼鼓開幕，二幕前。“云云”鑼鼓尤葫蘆帶醉上。〕

尤葫蘆：（白）飲酒越多越妙，本錢越蝕越少，停業多日心內焦，借債生涯過不了。（滾花）自从我間猪肉店蝕干，終日愁眉不展。幸喜大姨為人良善，今天又借了十五貫給我作本錢。還請我飲美酒兩壺，飲到我脚軟軟。（白）一路行來黃昏過，已到秦老哥門前了。往日買猪全靠秦老哥幫忙，明早出墟，少不免要找他相幫，待我看他可在家里。（向內）秦老哥！

〔“小鑼打引”秦古心上。〕

秦古心：（白）譙樓已報初更鼓，誰呼老拙叫聲喧。外面是哪一個？

尤葫蘆：（做鬼臉學女人聲白）我呀！

秦古心：（開門白）原來是尤老二，你總是愛開玩笑，初更打罷，還有什麼事呀？

尤葫蘆：（指錢得意地白）老哥，你看！

秦古心：（白）這樣多錢，是哪里來的？

尤葫蘆：（故意白）在路上拾來的！

秦古心：（白）你又開玩笑了！

尤葫蘆：（笑白）不說怎有得笑，待我老實說吧，這十五貫

錢是我大姨借給我作本錢的。

秦古心：（白）这样就恭喜！恭喜！恭喜你老店重開，帶挈我这間酒鋪也多些生意了。

尤葫蘆：（白）不要說客气話了，明早買豬，还是要你老哥帮忙呢。

秦古心：（白）这个自然。只怕你酒醉誤事，明早还是我去叫你吧！

尤葫蘆：（白）多謝，多謝。

秦古心：（白）明朝見罢。（關門下）

尤葫蘆：（白）我也該回家睡覺了。（圓台）

〔開二幕，打二更。〕

尤葫蘆：（拍門，白）阿娟！開門。

苏戌娟：（白）來了！（上唱西皮連序）正在里边拈綉綫，忽聞声叫喧。莫非是，我老父現在歸旋？到門边，高声問明才來打算。（白）誰个叩門呀？

尤葫蘆：（白）是我，開門啦！

苏戌娟：（開門，白）爹爹回來了么？

尤葫蘆：（白）回來了！（放下錢）

苏戌娟：（白）爹爹哪里得來這許多銅錢呀？

尤葫蘆：（帶醉白）你猜猜，是哪里來的？

苏戌娟：（白）我猜嗎？（減字芙蓉）是否向親友，借來作本錢？

尤葫蘆：（故意地，接唱）哪有这样好人，肯慷慨行方便。

苏戌娟：（接唱）究竟來自哪一处？

尤葫蘆：（接唱）无奈对你明言。（花）我已將你賣給王員外作陪嫁丫頭，这十五貫就是身价錢。（仄讀）

苏戌娟：（大驚，白）此話当真？

尤葫蘆：（白）那還有假，明天一早就要過去，你快收拾一些應用衣物罷。

〔蘇戌娟掩面哭叫下。〕

尤葫蘆：（笑，白）哈哈，一句笑話，就信以為真。且騙她一宵，明早才對她講明，倒也有趣。

〔將錢放枕下，倒頭便睡。〕

蘇戌娟：（“哭相思”上，滾花）越思越想，心似油煎。求父把身價退回，看泉下娘親情面。（上前白）爹爹，爹爹！唉！他睡濃了。（長句滾花）心痛酸，腸欲斷，身似茫茫大海一葉船，浪滾波翻無岸見，向誰伸手去求援，我命生來何太賤，痛煞親娘早喪，今夜苦對誰言。怨爹爹，不把女兒念，賣我為奴終世賤，不是親生骨肉就不加憐，我縱淚盡聲嘶也難望他心回意轉。（打三更，心中焦急苦痛，見案上肉刀，頓萌死念，正欲自刎，忽想起臬橋姨母。白）臬橋姨母曾說過，若有為難他可助。如今事急已燃眉，何不求她相救我。就此主意呀。（快中板）央求姨母為我成全，免得身為奴婢賤。父親酒醉正酣眠，（花）連夜出門哪怕臬橋路遠。（悄悄開門，出門逃下）

〔打四更。婁阿鼠上。〕

婁阿鼠：（慢滾花）枉有這副灌鉛骰子，碰着行家對手輸到我大汗淋漓。想再博又沒有本錢，待我找個財神，看看誰個運滯。（賊頭賊腦東張西望。板眼）咦，尤葫蘆家內，做什麼東西？大門開了，燈火未熄齊。呀！一定是割豬，準備明早應市。待我除他几斤豬肉，免得肚中飢。（拉腔欲入門猶豫白）不

能，我欠他舊賬未還，他怎肯再賒給我呢。（再想）不怕，我虽專靠賭博为生，名氣不好。但賭場兄弟多，衙門朋友多，街坊鄰里對我也敬重幾分，難道尤葫蘆不給些面子么。（續唱板眼）只要大大方方行入去，得便宜處就要占便宜。（入門白）尤二叔，大姐，咦！他還熟睡未醒呢，想必是灌醉几杯老酒，忘記關門，忘記熄燈了。看他台上這把豬肉刀，偷去賣回几个錢也好。啊呀！他枕头下面有这么多錢，真是料想不到。（放下肉刀喜極白）輕輕偷出來，賭本有指擬，酒館任我食，妓院任我去。

〔拍一下胸膛上前偷錢。〕

尤葫蘆：（醒來大呼有賊，抓住不放。白）原來是你婁阿鼠，你欠我的賬，至今不還，還來偷我本錢嗎？

〔與鼠奪錢相打。〕

〔婁阿鼠用肉刀殺死尤携錢欲出門，聽見打更聲急縮回，吹熄燈躲床后，銅錢有部分脫落，不及全部拾起，骰子也落在床后，听打更聲遠，偷看門外無人，急逃下。〕

〔散更，秦古心上。〕

秦古心：（白攬）親幫親，鄰幫鄰。富幫富，貧幫貧。約定尤老二，出墟够時辰。呀！他大門早開着，想必已起身。（入內白）尤老二，尤老二！啊呀！地上什么东西絆了我一交。（看）原來是尤老二，喂！尤老二！醒來吧，好好的床上不睡，睡在地上做什么。（推尤）啊呀！不好了，滿身都是鮮血，已被人殺死了。阿娟，阿娟！怎么連阿娟也不見了。（出門）众位街坊呀，快些來呀！

〔鄰人甲、乙、丙、丁及婁阿鼠同上。〕

群 众：（白）老伯，什么事，什么事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不好了，出了人命重案了！

群 众：（白）哪一家呀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尤葫蘆被人殺死了！

群 众：（白）啊！

婁阿鼠：（白）我不信！

秦古心：（白）不信就去看吧。

群 众：（白）進去看看。（入內見尸休大驚）

鄰人甲：（口鼓）看他僵臥塵埃鮮血滿地。

秦古心：（口鼓）你看猪肉刀上血迹淋漓。

鄰人乙：（口鼓）定是昨晚被人用猪肉刀殺死。

婁阿鼠：（口鼓）看見我也害怕，秦老伯此事你怎样得知。

秦古心：（口鼓）昨夜他來找我，說在親戚處借了十五貫錢，約我今早同去買猪，怎料我一早到來他已被人殺死。

鄰人乙：（白）哪十五貫錢呢？

秦古心：（找，白）不見了。

鄰人丙：（白）他女兒呢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也不見了。

群 众：（口鼓）奇怪了，父死女不在，令人費煞猜疑。

鄰人丁：（口鼓）定是十五貫惹下災殃。

秦古心：（半句）賊骨头害命謀財又把女兒拐去。

鄰人乙：（口鼓）若是賊人定然帶有利器，何以用猪肉刀殺人这样出奇。

鄰人甲：（口鼓）或者是苏戍娟殺父謀財。

鄰人丙：（半句）不——她忠厚純良怎會做这伤天害理的

事。

婁阿鼠：（口鼓）这也难說，常言道：“女大不中留。”也許苏戍娟私通漢子，謀財殺父，远走高飛。

秦古心：（口鼓）不！誰曾見她与男子往來？

群 众：（半句）誰曾見她有勾三搭四？

婁阿鼠：（白）女大心大，孤身难捱，与人私通，当然收埋。若是外人行凶，必有利器携帶，用肉刀行凶，誰是凶手，一想便知晒，戍娟是凶手，不必再疑猜。

秦古心：（滾花）不論是他女兒还是賊，我等報官追捕不宜遲。

鄰人乙、丁：（白）好，我們去報官。

鄰人甲、丙：（白）我們去追趕凶手。

婁阿鼠：（白）我去，我去，我也去！

（落 幕）

第二場 受 嫌

時：第二天早晨。

地：郊外大路上。

人：熊友蘭、苏戍娟、秦古心、鄰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婁阿鼠、差役甲、乙。

苏戍娟：（快滾花苏戍娟上）兩腿辛酸痛难忍，喉干舌燥汗淋淋。一縷生机，只有向姨娘求懇。（迷路）只見三岔路口，未知哪一条路可行！

〔熊友蘭上。

熊友蘭：（剪剪花）為人來辦貨，勞苦實難堪，走遍蘇皖贛湖廣與杭閩，得些少工金，養雙親，（雙）時常心挂兩老人。受艰辛，（雙）只是為人賺取金銀。

蘇戌娟：（白）客官慢行！

熊友蘭：（口鼓）大姐喚我回頭，有何事下問？

蘇戌娟：（口鼓）只因半途迷路，請問臬橋由何處可行？

熊友蘭：（口鼓）大姐何事要到臬橋，何以無人伴隨你都敢？

蘇戌娟：（口鼓）父母家中忙碌，我有要事前去探親。

熊友蘭：（口鼓）原來如此，鄙人正當順路，可為指引。

蘇戌娟：（白）多謝客官。

熊友蘭：（口鼓）不必客氣，請大姐隨我同行。

熊友蘭
蘇戌娟：（減字芙蓉）我在他前頭走，她在後面跟。同是陌路人，姓名不曾問。姓名何須問，只是同路行。

〔內場群眾叫：“慢走！慢走。”〕

熊友蘭：（滾花）何以後面有人叫聲陣陣？

〔戌娟滑跌，熊友蘭正欲扶起她。秦古心及鄰人甲、丙上，婁阿鼠隨上，果見戌娟與一陌生男子同行。〕

秦古心：（白）戌娟，你干得好事！

蘇戌娟：（白）秦老伯，我不過是去探望姨母。

群 眾：（白）你父被殺身亡，你还裝傻扮癡。

蘇戌娟：（白）怎么？爹爹死了？（想回家）

群 眾：（白）哪里去？

蘇戌娟：（白）回家看望。

群 眾：（白）不能去！

苏戌娟：（白）爹爹既是被害，为何不让我回去看望呢？

群 众：（白）你勾结奸夫、谋财杀父，还想走呀！

熊友兰：（自語地白）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她这么匆忙。（欲行）

群 众：（白）你走不得！

熊友兰：（白）为何走不得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你走了，谁人替你抵罪呀？

婁阿鼠：（白）对了！难道叫我婁阿鼠作你替身！？

熊友兰：（白）你们弄错了，这与我熊友兰有甚相干！？

鄰人丙：（白）不用多講，先看他銅錢是否十五貫。

〔众拿蘭錢，蘭不与，众爭奪。〕

熊友兰：（白）这錢是我的！

群 众：（白）數數看，數數看！

鄰人甲：（白）讓我來數數，一五、一十、十五——啊！一貫不多，半貫不少，剛好十五貫。

婁阿鼠：（白）这十五貫錢，就是他行凶的实据真憑了。

群 众：（白）是他！是他！

熊友兰：（跳花鼓头）叫句众街坊，听我把真情告禀。（白攬）这十五貫錢，因为買貨携在身。我路过此間，偶遇大姐將路問。实在素來不相識，何竟將我作犯人？（跳花鼓尾）惟望查明查白，鄙人感恩不尽。

苏戌娟：（滾花）我与这位客官从来未識，切莫冤枉好人。

群 众：（滾花）口講无憑，誰肯相信？

熊友兰：（滾花）陶復朱住在苏州悅來客棧，就是我家主人。众位若有怀疑，可以派人查問。

〔众彼此互視疑信參半。〕

鄰人甲：（白攬）听他講來几老实。

鄰人丙：（接）似有實據真憑。

鄰人甲：（接）是假還是真？

鄰人丙：（接）斷定我就不敢。

秦古心：（接）想來這件事，的確費思尋。

婁阿鼠：（接）人贓并獲在當堂，分明真凶何必問，何必問？

〔二差役及群眾乙、丁同上。〕

婁阿鼠：（白）二位大哥，凶手在這裡，快帶走吧！

〔差役鎖蘭與娟。〕

群 眾：（白）慢着！慢着！還是再問清楚吧！

差役甲：（白）不管是與不是，到了衙門自然明白。

差役乙：（白）走！你們也一同去！

〔差役押蘭、娟下，眾隨下。〕

婁阿鼠：（滾花）想不到這一雙男女，做了我婁阿鼠的替身。（跟下）

（落 幕）

第三場 被 冤

時：緊接上場。

地：無錫縣大堂。

人：過於執、熊友蘭、蘇戌娟、秦古心、婁阿鼠、鄰人甲、乙、

丙、丁、眾差役。

〔起幕。搥羊皮鼓，眾差役與過於執先后上。〕

過於執：（念白）可恨民風太凶惡，潑婦刁男訟事多。治國安邦刑為主，威嚴不立起風波。（白）本官無錫知

縣过于執。想到任以來，屢逢疑難之案，幸虧我善于察言觀色，推測揣摩，雖然民性狡猾，一經審問，十有八九，不出本官所斷。因此江南一帶，上自巡撫，下至黎民，誰个不知，哪个不曉，本縣英明果斷？今有尤葫蘆被害一案，據報凶手已經拿到，不免升堂理事。來！升堂。（埋位）

差役^丙：嗟！

过于執：（白）左右，傳眾街坊。

差役甲：（白）眾街坊上堂！

〔“開邊”秦、鄰人甲、乙、丙、丁及婁阿鼠上，跪下。〕

群 眾：（白）參見老爺。

过于執：（“仄捶”在座上用眼遙望白）你們可是尤葫蘆的街坊？

群 眾：（白）正是尤葫蘆的街坊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既是尤葫蘆街坊起來講話。

群 眾：（白）謝老爺。（“開邊”起身）

过于執：（白）眾街坊，我來問你，尤葫蘆被害之事，你們從何得知？凶手兩名，你們是怎樣拿住的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回稟大老爺：只因尤葫蘆昨天晚上，在皋橋親戚家中，借來十五貫銅錢，前來邀我相幫一同買豬。小民怕他酒醉不知時，所以一早起來，便到尤家肉店，叫他同去。誰料到了他家，他已被人害死，臥在血泊之中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後來又怎樣？

秦古心：（白）大老爺再听：尤葫蘆倒臥地上，女兒戌娟不

知去了何方，小民等只好一面報官，一面追捕凶犯。追到泉橋近處，忽見蘇戍娟與一男子熊友蘭同行，而那男子身上，所帶銅錢，正好是十五貫。

过于執：（喜白）怎么講？熊友蘭身上，所帶之錢，也是十五貫？

群 众：（白）正是十五貫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既有十五貫，而他們兩人，又是一同行走。唔！

群 众：這……

过于執：（白）由此可見，他們兩個，一定是通奸謀殺，還有何疑！哈！哈！哈！

群 众：（白）這——小人不敢亂講。

婁阿鼠：（白）大老爺說通奸謀殺，自然是通奸謀殺了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唔！街坊們退下！

〔群众先下。

婁阿鼠：（白）大老爺判案如神，真是英明果斷！真是英明果斷！（下）

过于執：（念白）血案一宗迎刃解，老夫料事果如神。人來帶蘇戍娟。

差役^甲_乙：（白）遵命！（下）

〔甲、乙公差執蘇戍娟“雁兒落”上。差乙捧十五貫錢。

差役甲：（跪下。白）十五貫贓錢并犯婦一人也曾帶到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將贓銀呈上！

〔“長鑼鼓”差甲呈錢。

过于執：（白）下跪犯婦可是蘇戍娟？

苏戌娟：（白）民女正是苏戌娟。

过于执：（白）既是苏戌娟，快些抬起头來！

苏戌娟：（白）民女不敢。

过于执：（白）叫你抬头，只管抬头。

〔苏戌娟“的的撑”抬头。〕

过于执：（白）哦！我更明白了呀。（慢板）只見她艷如桃李，豈无勾引之人？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，自有淫奔之行！（白）她与奸夫情投意合，自然要生比翼双飛之意。父親攔阻，因之殺其父而盜其財，此乃人之常情。（慢板）此案情，就算不盤問，都已明白九分！（中板）苏戌娟你为人心何忍？私通了奸夫又殺人！

苏戌娟：（白）大老爺所問之事，小女子一件也不會做过！

过于执：（白）推得倒也干淨！我再來問你，你父姓尤，你为何姓苏？

苏戌娟：（白）我父早死，我母改嫁，帶我同來，仍姓父姓，故而姓苏。

过于执：（得意白）这就是了，你既非尤葫蘆親生之女，尤葫蘆見你招蜂引蝶，傷風敗俗，定然要來管教，于是你就懷恨在心，起了凶殺之意，是也不是？

苏戌娟：（白）小女子并无此事。

过于执：（一拍驚堂木。白）豈有此理！俗語說：拿賊拿贓，捉奸捉雙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，十五貫贓款在此，又有鄰人為証，人証物証俱全，難道本縣还会冤枉你不成！

苏戌娟：（白）小女子实在是冤枉呀！大老爺。（哭）我父貪錢財，把我身變賣。我不愿为奴，三更逃出外。